

相信所有的剧种，走过这样一条蜿蜒坎坷的路，尤其是地方小剧种如余姚滩簧。剧种的生存、传承，与历史变革、时代变迁息息相关。一代代滩簧艺人隐忍、呐喊与抗争，只为生命中能出现一道光，一道可以让滩簧艺人堂堂正正做人的光，可以让滩簧

女艺人挺胸抬头的，可以让滩簧脱胎换骨、改天换地的光。众多的滩簧老艺人是不幸的，在那个黑暗的年代，他们背负梦想磨难重重；而余姚滩簧却终是幸福的，因为新中国的到来，姚滩艺人终获“光明”，那一缕让艺人成为艺术家的

光，让滩簧升华成戏剧的神圣之光。姚剧《鸚歌姚》以一个艺人、一个戏班的传奇经历，讲述了一段从滩簧小调到非遗剧种，从小曲艺人到人民艺术家的生命历程。柳小小、柳依依、姚江龙等诸多姚滩艺人，在姚滩朝圣路上的众生相，只为生命中那不变的信仰。



姚滩朝圣路上“众生相”

钱后吟

柳小小：“革命救国，我救自己，革自己的命”

柳小小，清末宣统年间一个余姚底层滩簧艺人，男旦。下九流的“戏子”，注定了滩簧艺人的社会地位。地痞恶霸口中，他是“臭要饭的”，是“卖浪的假娘们”。从小学小旦，穿女人装，演女人戏，唱女人腔，为鸚歌班招看客、通关节，他活成了“上位者”眼中“唱戏的相公”“不男不女的怪物”“被阉割的猪”。他的人生就是一场悲剧，“生不了孩子，当不了爹，拴不住女人，撑不起家”。

但柳小小有自己的抗争，他想做一个男人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、做一个受尊重的滩簧艺人，面对黑暗的世道，他发声呐喊“大清朝到了现在，就是一个怪物”。他的觉醒是被这世道

逼的，可能出发点只是为了自己，但柳小小有他自己的原则，于黑暗中沉浮多年却不愿沉沦。他帮革命党暗杀朝廷钦差，一是他身为男人的血性，也是一个“男旦”彰显自己“男性”特征最强烈反差的行为体现；二是他无力抗衡世道为之选择的最烈性的抗争。纵然是飞蛾扑火，纵然是死，也不想苟活于乱世。潜意识里，柳小小白白压迫自己身心，蚕食自己灵魂的对手是谁，不仅仅是四爷、团练、恶霸、地痞，更是这万恶的世道。于是他像一个壮士，毅然接过革命党人手中的炸弹。

柳小小说，“革命救国，我救自己，革自己的命”，也许他只是潜意识里的觉醒，但他的血性可能影响了一批人。

柳依依：“我想做第一个滩簧女艺人”

柳依依，柳小小之女，非亲生。柳小小与姚江龙义结金兰、问斩法场后，柳依依遂成姚江龙义女，后嫁姚江龙之子大成。封建时代不许女子登台唱戏，大清改民国，天道虽变，可世道未变。柳依依自小醉心滩簧，姚江龙为护义女，只得让她女扮男装，以“男旦”的身份苟活于世，从而维系与滩簧的情缘。柳小小是大清年间的“假女人”，而柳依依则是民国年间的“假男人”。黑暗的世道，让父女俩“人不像人”。

烈马般性情的柳依依，选择了抗争。她要做一个女人，从此不再缠胸，“纵然五尺红绫似官

墙，关不住女儿心”；她要当第一个滩簧女艺人，“这条路自己选择，生也滩簧，死也滩簧”。她用滩簧调尝试改革，移植《十八相送》；她自敲大锣，以滩簧女艺人的身份站上戏台。而这一切，在她刚迈出第一步的时候，就戛然而止，只因她活在黑暗的世道，“女人不能登台唱戏”。为了女人的尊严，为了不被军阀玷污，柳依依毅然端起那碗“哑药”。万恶的社会，做一个女人都如此艰难，何况要做第一个滩簧女艺人，“在学堂里演过文明戏”的柳依依道，“滩簧，还是没那气候，没那命……”

姚江龙：“我是艺人，不是汉奸”

姚江龙应该是余姚滩簧200多年来诸多老艺术家的一个缩影，他们勤恳、踏实、隐忍、求新，都只为“让滩簧脱胎换骨、改天换地”。代代相传的训诫，“走江湖吃开口饭，一个忍字横心头”，姚江龙身上有着中国老百姓最大的特点——“隐忍”。

柳小小得罪团练把总，姚江龙“磕响头一百”化解危机，只为“宁伤皮肉不伤根”，并非他没有骨气，他只是谨记师训，“保住好嗓子，保住养命的滩簧”；柳依依以滩簧女艺人身份登台，被军阀、恶霸盯上，为保义女清白和性命，姚江龙忍痛让柳依依端起“哑药”。

姚江龙步步周旋、层层退让，纵然历经磨难、伤痕累累，只想让余姚滩簧能有一个活命的空间，有一个脱胎换骨改天换地的将来。当姚滩登陆上海，迎来“出彩”和“好运”之际，姚江龙抛下梨园旧规，将手头“幕表”尽数相送同行，只因余姚滩簧想长成参天大树，除了风调雨

顺的气候，更需“海纳百川”的气魄。

隐忍是权宜之计，气魄是固有色，而烈性则是姚江龙乃至大多数姚滩艺人，更是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气节。沦陷的上海滩，在日本人强迫姚滩艺人上演卖国亲日剧《王道乐土》之际，欲将余姚滩簧更名“亲善剧”之际，在姚滩鸚歌班、姚江龙本人面临生死存亡之际，姚江龙心中怒吼“我是艺人，不是汉奸”。这一刻，他身上迸发的是烈性的气节，是民族的大义。谁说底层艺人只会隐忍，他们也有呐喊，也有抗争，更有民族气节。

200多年，代代姚滩艺人在磨难中前行，在挣扎中求生存，朝圣路尽，他们终见那道“光”。姚剧《鸚歌姚》，以恢宏的场景、磅礴的气势、厚重的情感、创新的音乐，令观众看到了有别于以往的余姚滩簧。这是对姚滩历史的回顾，对代代姚滩老艺人的膜拜，更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姚剧创新发展的致敬。



艺术化处理史实不能有偏差

试演的《鸚歌姚》给人最多的是震撼和感动，也有个别待商榷之处。

全剧“呈现”有头重脚轻之感。《鸚歌姚》开幕首场节奏紧凑，戏剧冲突明显，人物饱满，情节感人，观众戏快，可谓是“开幕即高潮”。全剧四幕戏，以首幕为翘楚，最为感人。后三幕有逐渐式微之感。首幕中，第一个矛盾冲突的导火索，即柳小小叫住团练把总讨要“看戏铜钿”的点，可再斟酌下。在底层闯荡江湖多年的“男旦”柳小小，讨要铜钿的语气和姿态，笔者认为不宜过“正”，不仅与他的身份和阅历不符，也会让观众觉得过于突兀，同时因这个点产生矛盾冲突，更会影响对首幕“戏眼”人物柳小小的“认可度”。当然，扮演者周涛在剧中的整体表现让人“眼前一亮”，相当出彩。

余姚滩簧的历史沿革应尽量贴近史实。既然剧目有对姚滩历史的回顾、截取，“尽量忠于史实、贴近史实”是创作的前提。新中国成立前，余姚滩簧在上海滩是否有盛况？是否有典型的姚滩艺人与日本势力周旋、博弈？这些确实难以考证，但剧目是要流传下去的，可能会影响年轻人对余姚滩簧的认知。因此对史实的艺术化处理，也许可以用点“模糊”的手法，但不能有偏差。

尾声“虚实画面”的处理可再斟酌。第三幕中，姚江龙为不做汉奸毒哑了自己的嗓子。导演在尾声的写意处理中，姚江龙与柳小小开唱《鸚歌姚》也是英豪，颇为点睛，应予点赞。姚已逝、柳已逝，两位主角点题开唱，本是写意的“虚”画面，而一群群众于舞台上则是“实”的画面，“虚”“实”画面于一体，观之略有别扭。

图片均为《鸚歌姚》剧照
(由余姚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提供)

鉴赏与收藏



清代甬作榉木半桌

甬上半桌——置器有道 格古生情

应敏明

二三十年前，在甬上月湖边的拗花巷过出一张明代黄花梨半桌，木质呈淡金黄，有“鬼眼”，板底披麻挂灰，桌面独板，霸王枨，马蹄脚，线条流畅，形制简洁。此桌后被甬上一位藏家收藏，我曾去拜访过，但见轩室之中，器陈舒朗，韵带烟霞，是极为难得的一件文人家具。

半桌，唐宋时就有了，宋画中常见其踪迹。“半桌”之名，早见于嘉庆年间纂修的《工部则例》。南方称“半桌”，北方称“接桌”。这桌子大约有八仙桌的一半大，桌面长方形，因此得名。照理说劳动时间和材料的品质以及工艺水平决定物品的价值，但很多时候真不是这么回事。半桌，工艺、用材仅半张八仙桌，但价格比八仙桌高出好几倍。这就像人一样，在什么位置上就有什么地位。在文人空间比如书房、琴房、厅堂等处布置的家具，换句话说，凡是被文人看上、使用的家具，市场价格就贵，半桌就是这样一件家具。

五十六个民族，五十六朵花，每个民族都有各自风格的家具，半桌也在许多民族的家具名单之列，只不过装饰不一样，有的繁复些，有的素简些。清代京作宫廷半桌，通身雕雕云纹和龙凤纹等，极为华贵。雅士选用黄花梨材料制作半桌，少雕琢，重打磨，讲究形制和线条，简素为上，代表者为苏式半桌。

古代甬上半桌，素简文气，别具一格，是汉民族古代家具中的经典之一。优秀的甬上半桌，主要指红木、楠木、榉木制作的半桌。

古代红木泛指黄花梨、紫檀、铁梨木、鸡翅木、红酸枝。后来这些木材被细分，红木专指红酸枝木，其他木则直呼其名称。楠木有四川楠木和南方楠木，有金丝楠木和非金丝楠木。榉木有白榉、黄榉、红榉。

最适宜制作文人家具的是黄花梨和榉木。黄花梨材料极稀缺，一张黄花梨半桌，价格也极昂贵，榉木价格则亲民。许多收藏家认为，好的“上年纪”的榉木家具做工不逊于黄花梨家具，价格也高于铁梨木、鸡翅木、红酸枝木家具。榉木中红榉最佳，有自然山水花纹，密度高，木质细腻，呈淡红色，让人感觉类似黄花梨。

一张甬上八仙桌，一般桌面尺寸90厘米乘90厘米，高86厘米。半桌桌面为长方形，尺寸90厘米乘45厘米，高86厘米。半桌有明清之分。明式的半桌，一个桌面，四条腿，四根横枨，四根霸王枨，符合力学结构和素简审美。清式的半桌也很简洁，一个桌面，横枨采用一根藤条或回字纹条，枨条中间加个黄杨或红木吉子，有些束腰处镶嵌或紫檀或红木或黄杨木像蟹眼一样的长细条（俗称“蟹眼”，也叫“开窗”）。晚清时图实用，有时半桌枨条中间加个抽屉。

甬上最出彩的半桌是明式、清式均有的榉木圆包圆仿竹半桌，集文气、雅气于一身。好的榉木半桌，取料榉木木芯，密度、硬度最佳，半桌成型后，打磨到位，摸上去木质有丝滑感，上擦薄薄一层生漆，呈清水皮壳，自然纹理视之赏心悦目。

家具一定是有使用功能的，饭桌吃饭用，床睡觉用，大橱放衣服用，等等，大体俗器多。好雅者须存古，半桌上供以雅器，是古代文人雅士最喜欢和讲究的室内陈设，如半桌置于书房，是跟书桌、书柜搭配最佳的器具，陈设在书房一角，或放一铜香炉，或放一小山子，或放一小盆栽，或置一文玩，或置一明代青花瓷等。半桌用途也广，如宾客多时，八仙桌不够用，可用半桌接用；古代学童的书桌大抵是半桌；文人春游，也可携带半桌，置器赏古，“风乎舞雩，咏而归”。

古代甬作家具是我收藏的大类，我曾和收藏家何晓道老师合作在宁波月湖银台博物馆展“古代甬上文人的生活展”三年，其中，琴棋书画四室，陈展有明清甬上榉木半桌六张，其中一张明式圆包圆仿竹半桌，雕出了竹节、竹芽、竹根，趣味无比。几张清式半桌，横枨或一根藤条，或回字纹条，严谨见榉木功夫。

置器有道，格古生情。甬上半桌，经岁月洗涤，居雅舍，藏于心，则神无倦也。



清中期明式甬作榉木圆包圆半桌

(应敏明 供图)